**植物学，或无人处低飞的风景（组诗）**

**霍山石斛**

你归来时，我正在读书中的一个句子

“不籍水土，缘石而生”

幽若走漏的风声，凄美而伤痛

霍山越发沉重，生机即毒药

却被迫成为涌进哗然的仙草

我们都是没有过去的人，在流放地

潜入时间的岩层，敞履若现

沉默形如累米，被我一再谅解

痊愈周期遥遥，如没有结尾的童话

搬开石头，你手里握满了浅黄的石斛花

其实患病症状并不复杂，无非清热润燥

趁着轻寒，我们“像天气一样深深地委顿”

颤抖的花朵，从玻璃皿器中勒紧每一个

错位的方向和路径

那细细的薄霜，荒草般蔓延

**鹿角蕨**

随着更多的鹿角被摔落

塌陷始于荒芜。你因这场变故

柔软的匍倒，“悄悄构成陌路”

我珍爱你的脆弱

记忆在风化，你仿佛知道了天机

摊开一个季节深处的潮湿

所有的低微处，都被标注成孤独

我不再往下怀疑，为此

我开始移动，以便一切未知的低语

交换彼此可能溺碎的尘灰

惶然、紧攥而芜没

**迷迭香**

讨论香气，关于嗅觉和味觉喧嚣的契机

专注的状态总是保持纯粹性

从旷野到街区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

你还是会躲着我，手上拿着一株迷迭香

轻轻撩拨唇上豢养的幸存下来的铭言

算起来，我们在这个冬季是最后一次见面了

少人的道路上充满迟暮，香气蹒跚着凋敝

你不要再走神了，迷迭香被揉皱

迷离的感觉在刺破手指后加速释放

清醒者屏住呼吸，匆匆离去

而我们置在原地，泪水打湿了鼻翼

遗忘迟迟不至，雪线呼啸着扯开我们的双臂

我知道，止语是一种难以估摸的陌生

待花瓣坠地，溃败于梦呓里的荒谬

将会在隐痛的旧骨上，开出淡紫色的花

**红豆杉**

你梦见自己身体里环抱的地气

有不规则的糙裂。雨偶尔会下

侧风扑面而来，从我潮湿的目光里飞走

亮出红色豆形的壳，还有两颗籽

留在林间小径，像洒落人间的遗物

我们总爱探讨敏感和迟钝的话术

那些青涩果实，非此即彼

下沉抱膝的人不能确定

装满紫杉醇的茎，是否“确切地充满

含混的感知”。欲望何其轻

相思成疾的苦都零落成骨架，这副旧身躯啊

接纳了凉薄的陪葬，陷进恬柔的匕首之间

沉湎于宿命的歧义

时光缠绕在带有锯齿的叶缝

在湿漉无雨的今日，周遭是索居的肉身

在一株红豆杉前折返记忆，像震颤的鹰隼

——我记得你在一张面孔中微笑

**秤锤树**

你告诉我春天已笨拙的袭击那些

兀立的青色秤锤，转身成为了一个固执的孤岛

我染上郁疾，无力抵抗

走失的方向感放走了蜂鸣和斑纹，痴迷着

从细枝末节中解脱出的幼果

已经很近了，当群树仍延续着黯然的苦

母亲整年的忧伤，都在混着酸甜的空气中反复试探

故事终会终结，我们的初识也不再是一茸倒刺上的湿痕

熟透的果皮沉溺昏聩，被委顿于重重疑窦

不知悲喜。掰着指头度日

索求的渐渐堆高，像一种无名的秩序

幻化汹涌的顿感在耳语里自我解缚

用以消磨一生中仅剩的几次哭泣

雾来了，春天的余温谦逊地陷于一隅

秤锤果动了动青色的疏绒，目光慵懒而恍惚

我张了张口，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

**松口蘑**

又一次躬身泥土。晴空下

已被风蚀的姓名在林间隐遁

此刻世界湿漉无雨，我们就这样站立着

像显著的败笔，被青苔重新裹住脚踝

一点点清空生命中的某簇暗疾

或是一种习惯，我们总在荒芜中感知故乡的气息

并接受自己一生的平庸，不再如从前那般笃定

当结局隐退，无数抱紧褐色鳞片的家伙们从土中冒起

或在早晨，或在午夜

他们带着困惑和对另一座山的猜测

成为新的谜语，直到接手属于他们喑哑的未来

怀抱悖论的旅行者，请认真对待那些裂隙

“菌褶和菌盖的目标是一致的”

——薄霜掩不住，仿若碰落的灰

在斜坡和废墟之间，借着孢子掳劫一个全新的疆域

这使我想起昨夜的雨，以及散佚在林中的恸哭

我指着沉沦的暮色，不知土壤上那些微耸的坟茔

在酝酿着什么样的话语或哑谜

**忍冬**

春还未来，你开展的叶片在明亮里

打量着寒冬的嶙峋，仿佛知道了天机

我左手捂胸，右手将你身上多余的宿疾扯去

而茎的锋刃就在周围，我的动作仍熠熠可见

在一月的渊薮中，金黄色的花会被梦境掳走

只留下药性的纯粹，无香，无异味

当我们都在远方想起远方的不幸，所有的事物都失去了时间

朽枝又生出新枝，我们的诗句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苦

这种浸染是一个过程，躯干的伤口被一层层拨开

坍塌的肉眼中，有被轻薄的骨头

寒风总是布满漏洞，花凋落便不再开了

忍过这个冬天还会再怀念么，究竟谁人知晓

只有覆霜的果核，静止，无动于衷